

# 一、慘綠歲月，落難望族

江漢東於2009年4月1日因胃癌病逝。中華民國總統褒揚令記載著：「視障著勤奮之志，高華成技法之美，心織筆繪，燃糠照薪；藝力綿長，丹青流遠。」

江漢東八十四歲走入青史，此生願已足矣。江漢東早年命運乖桀，由江家的獨生子，落難到街頭乞食，歷經內戰、抗戰，在烽火中完成初中學業。

〔下圖〕返璞歸真的江漢東攝於2008年。

〔右頁圖〕江漢東 撲蝶（局部） 1995 油彩畫布 46×53cm



## 汀江蒼蒼，客家母河

每一個人的生命中，都會有一條記憶中的母河，不斷召喚異鄉的遊子，在夢中游回生命的原鄉。源遠流長的汀江，在崇山峻嶺中曲折迂迴，是汀州人生命中的母親河。這一江水永遠餵哺著江漢東，他一生的創作思維，源源不絕，件件畫作都流淌著母親河永不止息的聲聲呼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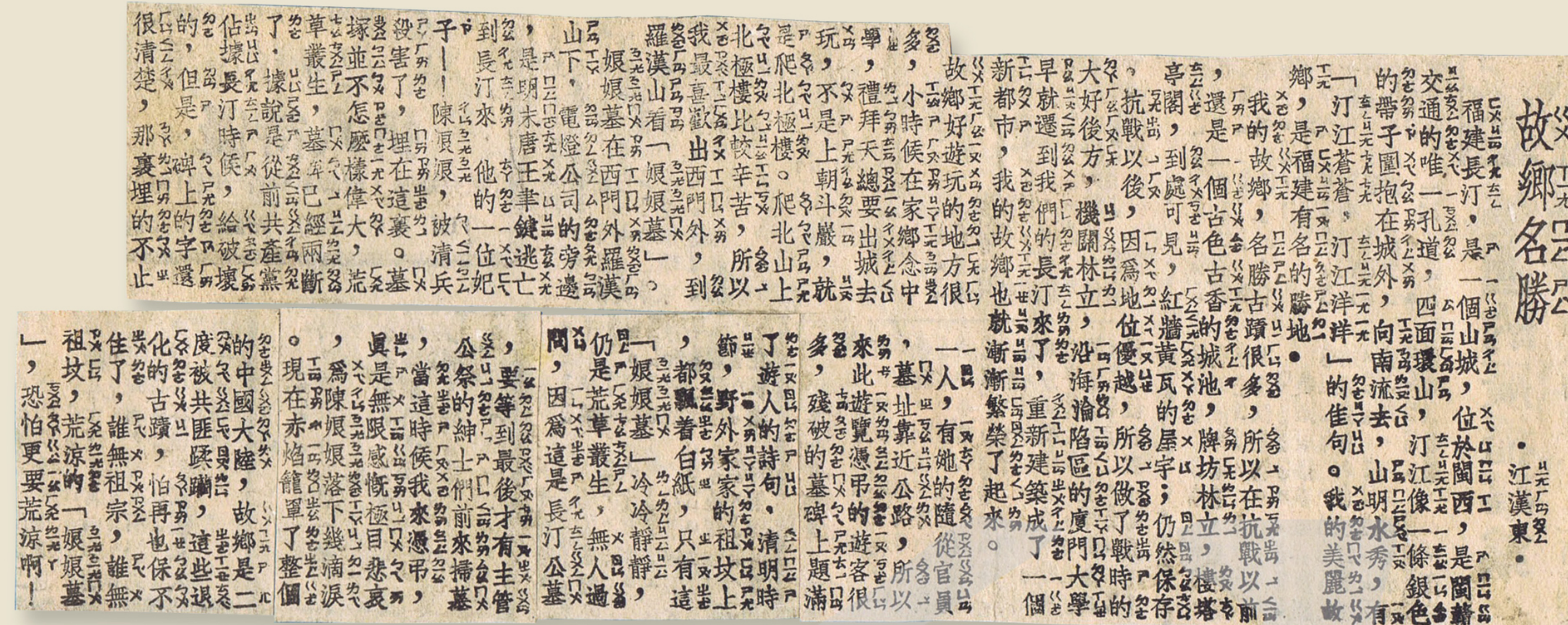
「汀江蒼蒼，汀江洋洋」，豐沛的汀江，如一條銀色絲帶，繞城而過，總是穿越時空，恣意潛游於江漢東的記憶之河，讓他湧現無盡的縷縷鄉愁，又幻化為記憶之海的一葉方舟，在浩瀚的藝海中，航出自由的夢幻行旅，忘卻了此身安在。更忘卻了他早已視茫茫，仍一心掌舵，航向藝術的終極之地。

江漢東，福建省長汀縣新橋鄉江坊村人。長汀縣倚在武夷山南麓，四面環山，山川秀麗，南與廣東近鄰，西與江西接壤，是閩贛的邊陲要衝。長汀由漢代置縣，唐代建汀州，自盛唐到清末，均為州、郡、路、府的所在地。而長汀這座山明水秀中國最美麗的山城之一，更是晉代大量中原人士南下避亂的主要落腳點，是擁有悠久綿長的客家歷史文化的

「客家首府」，保有完整的唐代古城門、古城牆、三元閣、寶珠門，明代的朝天門，宋代的汀州文廟，明清的汀州試院，宋代的雙陰塔，清代的米子祠等歷史遺跡，是座古色古香的文化古城，融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於一體。

然而近代以來長汀承載著諸多歷史命運，自1929年至1934年被中國共產黨紅軍占領。直至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後，長汀復歸於國民政府統轄。

2009年，江漢東獲頒中華民國總統褒揚令。



60年代，江漢東發表〈故鄉名勝〉一文於《國語日報》。

## 花公花母，神明爹娘

長汀的命運乖桀，一如江漢東的命運。

1926年出生的江漢東，是家中獨子，他的曾祖父是長汀東門出城的第一號大地主，祖父是前清秀才，父親是鄉村的師範學校教師。江漢東甫一出生，才剛滿週歲，嫡母就撒手西歸，他由奶媽餵乳，祖母撫養。喝不足奶水的江漢東，三歲當他會走路時，便端著小碗，向伯母們討擠奶水吃。精於中醫的父親，見他體弱多病，常親自配藥，呼喚著他的小名：「老記，老記，快來吃藥！」乖順的他，在父親苦口婆心的餵食下，有時沒有糖只是調著米湯，也能一口口地嚥下聞起來藥香噴鼻，喝下去卻是又苦又辣的藥水，由於他喝的都是大量高貴藥材調製而成的健脾散，連憐愛他的祖母，都常嘀咕他把祖父開設的藥舖都給吃垮了。

這位大地主之後，可是江家的單傳，江漢東病恹恹的身子總是讓父親特別擔憂。受新式教育的父親，雖不想如鄉人般的迷信，在許多叔叔伯伯的勸說下，也不免帶著江漢東到村中的福蓮庵，燒香頂禮，拜花公花母作父母，祈求神明護佑。

每個平安成長的生命，無不承載著父母在菩薩面前卑微的許願。幼小的江漢東，一面虔誠地膜拜，也不忘睜著水靈靈的眼睛，好好地觀看



40年代，江漢東讀中學時期的留影。

眼前的諸多菩薩，只見有的莊嚴神聖，不可侵犯，有的持槍拿刀，威武非凡，各個護法神像，姿態不一，只有他的花公花母，慈顏善目，身上還爬著許多小孩，最得他歡心，他歡喜得再三跪拜。

而當了菩薩的兒子，不是只有跪拜就可了事。每年大年初二，才是真正會面父母的大日子，當日，宛如要演出一齣重頭戲。

一早起床不洗臉，吃過早飯後，江漢東就開始被家人打扮，不是要梳理得整潔端莊，而是要裝扮得愈髒、愈醜才愈有臉見父母。他的小臉蛋被抹黑，穿的是破爛的衣服，戴的是破了洞的帽子，幾根頭髮還從破洞裡鑽了出來，脖子上又懸掛著一只草編的飯包，上面淋著雞血，寫著：「花公花母千秋，弟子江漢東奉上」，飯包口還繫著一條紅棉繩，飯包裡的蒜葉垂露在外，這副邋邋的模樣活脫脫像窮叫化子的小乞丐，父親領著小乞丐兒子，在冷冽的寒風中趕到寺廟，又是燒香、點燭、膜拜一番，在喧嚷的人群中，完成對菩薩的拜年大禮。

之後，寺廟的廟公請他們喝桔餅茶，又請吃了四道菩薩素菜，最後又分贈他們蕃薯絲、炒沙豆、紅紙糕、黃紙糕等等佳品，江漢東一把菩薩賞賜的禮物裝在自己的包裡，滿載而歸。回家後祖母第一眼就瞧見了黑臉的江漢東，連忙把他討回來的東西，分給全家人享用，以保闔家四季平安。

裝扮成乞丐的江漢東，拜完了菩薩父母，在他羸弱的生命裡，彷彿已內蘊了神明的無上威力，可以好端端地活下去。那料得到沒幾年的光景，他真的淪落為乞丐。

## 江家公子，淪落乞食

自1927年，共黨發動暴動，首次建立武裝部隊，1928年中共將工農革命軍定名「紅軍」。1929年紅軍入侵長汀，建立長汀縣革命委員會，為閩西、贛南第一個紅色縣政權，蘇維埃政府設於涂坊。長汀村民聞聲喪膽，雞犬不寧。1931年江漢東家的家產全數遭沒收，全家落難，無依

無靠，被趕到廟裡居住，討飯度日。1932年紅軍建立蘇維埃政府於汀州市，江漢東的父親身為地主，在紅軍所謂的「土地改革戰爭」中，無法留在本鄉，為免遭橫禍，只好化妝逃往他鄉。

江漢東頓失父親，與祖母兩人相依為命，祖孫倆竟露宿田野，終日乞食為生，在兵荒馬亂中度日如年。

1934年是國民政府軍第五次圍剿紅軍，由於前幾次的失利經驗，這次國民黨採取步步為營的持久戰進策略，紅軍大挫，仍困守湖南、江西交界邊區及江西南部與福建西部的甯化、長汀等地，在國軍的總攻擊下，紅軍被迫轉往陝西延安，展開中共所謂的「兩萬五千里長征」。

1934年年底江漢東的父親才好不容易由遠方返鄉。然而所有房舍早已被劫掠一空，家早蕩然無存，所幸尚能全家團圓，亦屬不幸中的大幸。

翌年，十歲的江漢東才有機會入秀峰初級小學，這座小學原是他祖父利用秀峰公祠所創辦的學校，自1931年被共黨紅軍占用，設立鄉政府。在校期間江漢東最喜愛美術，國文成績最優，算數比較不靈光。1939年，他初小畢業考入新橋小學高小班，寄住大姑母家，卻患了打擺子病（瘧疾），學業成績也不太理想。而父親由原鄉公所的書記調往他鄉任職，很少回家，也少去探望他，祖母



【右頁圖】  
江漢東 兒歌 1966  
木刻版畫 129×47.5cm  
國立台灣美術館藏  
江漢東的〈兒歌〉一作，是一幅懷念故鄉長汀的畫作。

又於前年去世，對一個寄宿親戚家的懵懂小學生，何其不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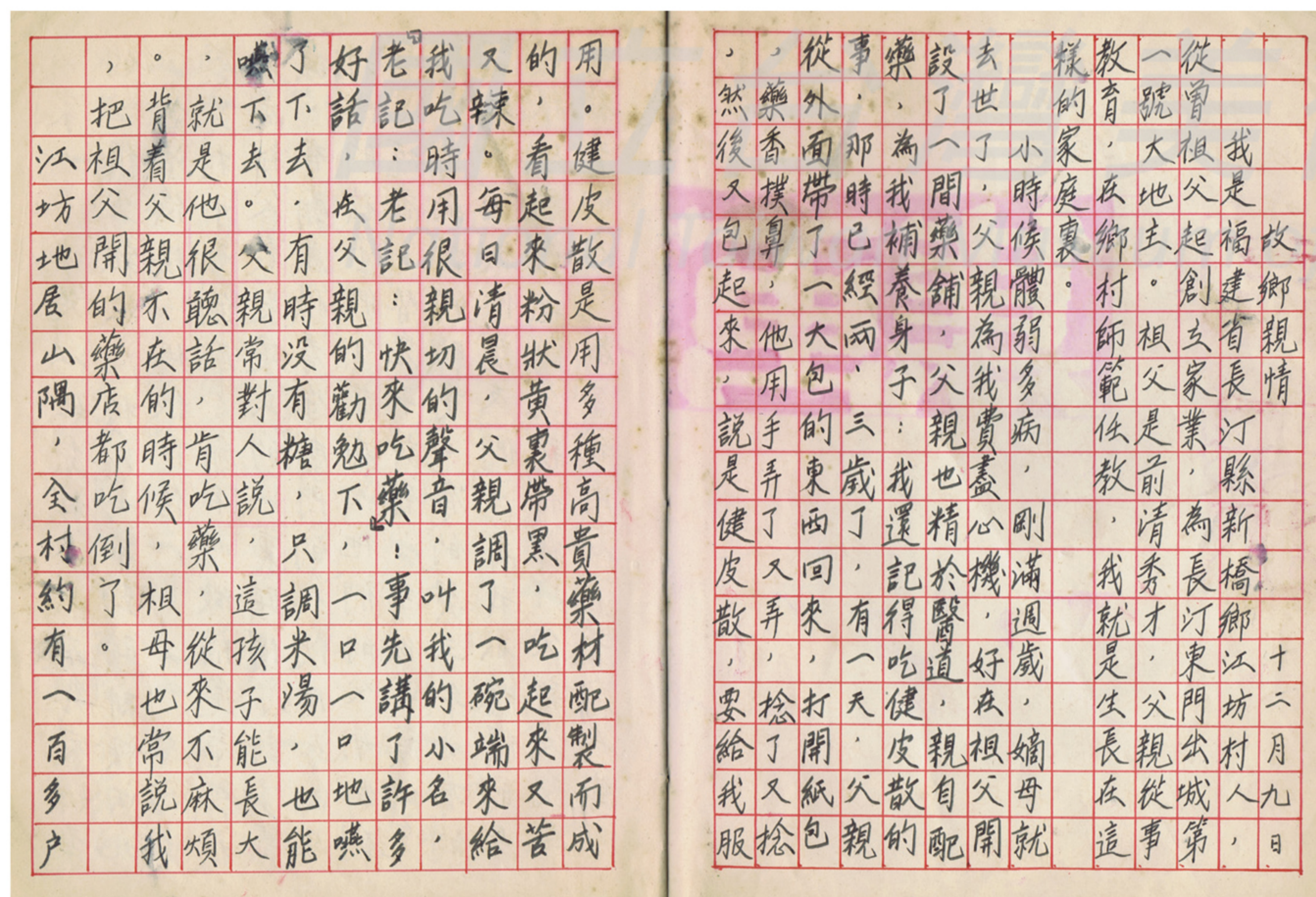
1941年江漢東就讀長汀縣立初中，1943年長汀遭逢日軍狂轟猛炸，烽火連天，他不得不轉學寧化中學，卻因在他鄉水土不服，身體生瘡，成績又欠佳，他孤單一人，身心飽受煎熬。

## 家不成家，國不成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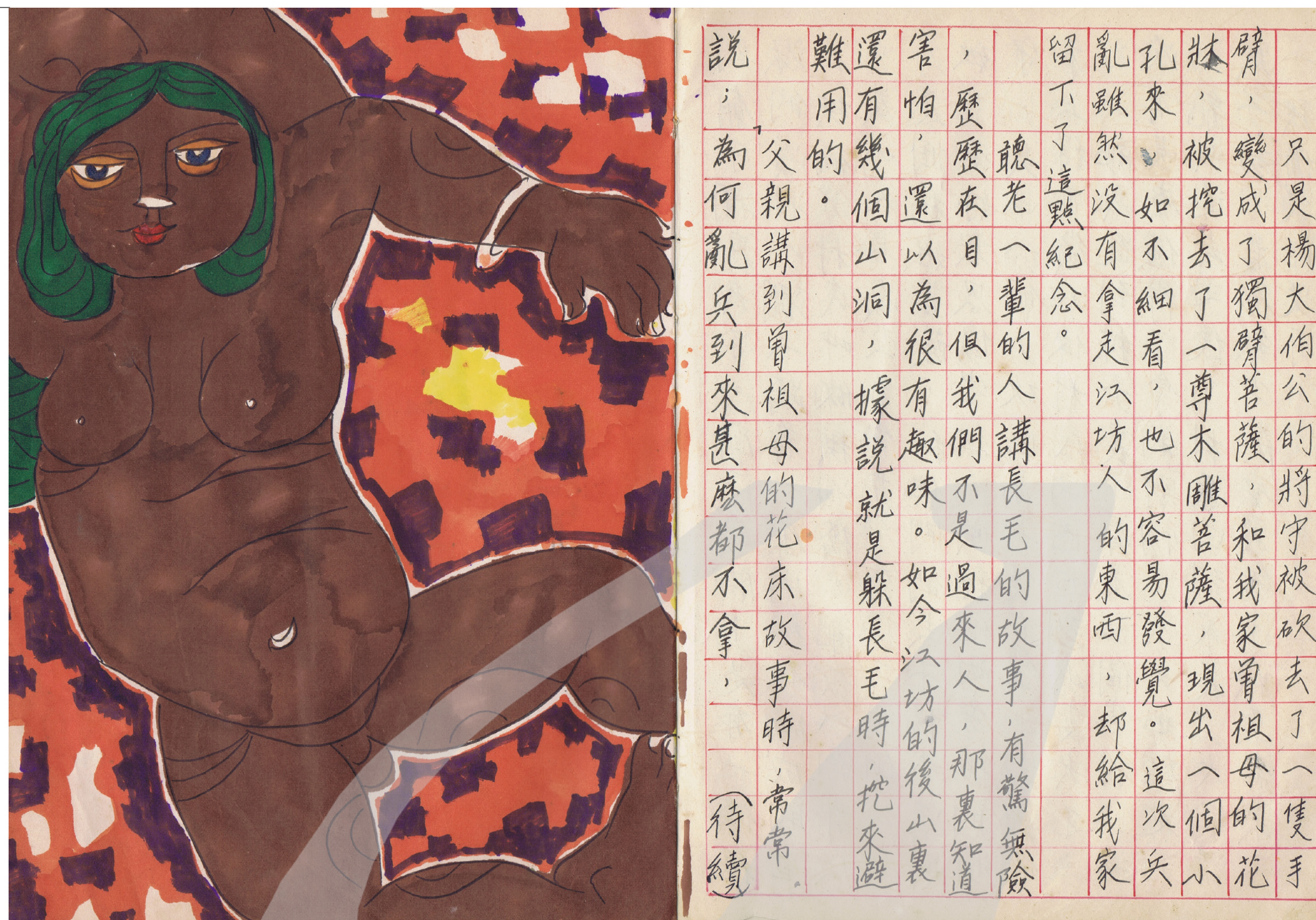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命運卻又繼續欺負一個從小沒有母親呵護的孩子。當江漢東正讀初中二年級時，摯愛他的父親竟離他而去，他哀痛萬分。休學半年在家守孝，而家早已不成家，祖母、父親相繼去世，國也不成國，他的童年適逢國共內戰，火拼激烈，他由地主之子淪為在行乞中度日，迎來的又是對日抗戰的慘綠青少年，他該如何從惆悵與傷懷的深淵中攀爬而出？

成長本身猶如一場戰役，如今江漢東得自己去迎戰，才能突圍而出，外在的戰爭是民族的存亡絕續，自己成長的戰役是自身的續命與否，他的命運坎坷，將又有什麼起伏變化呢？

70年代，江漢東回憶兒時，所寫所畫〈故鄉親情〉手稿。



抗戰是中華民族的一頁悲壯史詩，國共兩黨暫停內戰，攜手合作，槍口一致對外。抗戰時期的長汀雖不是前線，卻是後方生產補給的基地之一，長汀生產的斗笠與江西瑞金生產的麻鞋及陝西寶雞生產的軍毯，被稱譽為抗日將士的「三寶」。



70年代，江漢東回憶兒時，所寫所畫〈故鄉親情〉手稿。

此外，福建的煙廠三十多家更特別推出抗戰品牌卷煙，以抵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，宣誓全民抗戰到底的決心，有以抗戰重大事件作為卷煙品牌，也有以民眾抗戰心聲為品牌，另有以軍事內容為品牌，來自不同地區的品牌，形成福建抗戰新煙標幟。不知喜愛美術的江漢東，是否目睹不同品牌的卷煙圖畫而愛上一煙在手，快樂似神仙的感覺？

1945年江漢東轉學再回到原長汀縣立初中繼續就讀三年級時，這場民族的聖仗終於贏來最後的勝利。翌年1月他順利畢業，已是二十一歲的青年，又過了一年，由於他初中時美術成績特優，被家鄉聘請擔任母校新橋小學美術教師，繼而轉鐵庵小學任教。

漫長的八年抗戰戰火剛熄，國共合作破裂又引發內戰，百姓疲憊，遍體鱗傷，民生凋敝，百業蕭條。1948年國民黨政府節節敗退，政局極端不穩。當時貨幣貶值，物價飛漲，徵稅成為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。

江漢東雖名為地主卻無地主之實，年年的田賦課稅太重，令他不堪負荷，經濟狀況一直不見好轉，他羸弱的生命竟湧現出離開家鄉的念頭。就像當時許多人寧可離鄉背井，漂泊南洋或渡海來臺，重覓新希望。